

09

文史资料选辑

1978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七八年第一辑

(总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1978年第一辑(总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3,000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1074·381 定价: 0.56 元

内 部 发 行

编辑说明

一、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工作总则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结合本市特点，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积极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收史料大部分系提供者亲身的活动和见闻，凭记忆所及和依据一定资料追记而成。由于各人条件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仅供内部参考，不宜引用或外传。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大部分是本会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有关单位征集来的，内容包括从戊戌以来各历史时期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史资料。

三、本选辑所刊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	黄逸峰 (1)
老工人回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一)·····	缪龙江 (15)
(二)·····	任其祥 (19)
(三)·····	杨福林 (24)
(四)·····	周良佐 (28)
上海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	刘良模 (32)
旧中国钢铁工业所见所闻·····	周志宏 (38)
新潮社的始末·····	李小峰遗稿 (47)
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	薛 正 (94)
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	程仁杰 (130)
我在孔祥熙官邸见到的内幕·····	夏晋熊 (155)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

黄 逸 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我第一次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现将周总理当时如何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历史，扼要地叙述如下：

一九二七年春，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争取成立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政权，在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正在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江浙区委的党组织在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领导下，专门召开了江浙区的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有一百余人，大会是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工集体宿舍内秘密举行的。会上，由罗亦农同志作了政治报告，着重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谈到北伐军进展迅速，已推进至长江下游，日益逼近沪、宁、杭三角地带，北伐战争的形势大好，这是一个方面；虽然北伐战争进展顺利，但北伐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已开始激化起来，蒋介石到了南昌，便在南昌总部酝酿“南北合流”的阴谋，所谓“南北合流”就是企图与军阀妥协，准备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停止北伐。代表美国帝国主义的王正廷，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黄郛和张群，代表华北财阀的吴鼎昌，以及代表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的虞洽卿都先后来到了南昌，他们是为了协助和促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实现反共投降的阴谋筹谋划策的，而各帝国主义的军舰四五十艘，纷纷开进黄浦

江,陈兵上海,也都是为了武力威胁蒋介石反动集团而促其实现反共投降阴谋的,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罗亦农同志要求大家提高政治警惕,充分发动群众,力争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并指出这是对蒋介石反共投降阴谋的沉重打击。接着,江浙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同志作了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他说:“现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密,为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迎接北伐军,建立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政权而奋斗”等等。大会一致通过了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并把决议报告了党中央,要求中央批准。当时党中央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开始抬头,经过对三次武装起义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认为当时实行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既无把握,又没有必要,其理由是北伐军已接近上海,解决军阀残余势力已不成问题,工人纠察队武装起义除无把握,无必要外,徒然刺激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但代表正确路线的罗亦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都坚持要实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认为工人纠察队有决心和力量从军阀残余手里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打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阴谋,有利于我们对国民党通过斗争达到团结。辩论结果,持武装起义主张的同志获得了胜利,最终同意了江浙区委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周恩来同志还以中央军委书记的身份,受党中央的委托,直接指挥这次起义。当这一消息在党内传达后,大家都非常兴奋,特别是感到有了周恩来同志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这次起义,就更有胜利的把握。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同志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镇压商团的反革命暴动和两次东征战役,有指挥战

斗的实践经验，他是当时我们党内仅有的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同志深知这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抱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走上了总指挥的战斗岗位。在他领导下，积极加强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整理主要企业的基干纠察队伍，加强训练，调整和运送现有的武器，印制宣传品等等，这些都是在反动军阀部队和警察疏于防范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一般都很顺利。二月二十四日，反动军阀李宝章部队仓猝撤去，上海由毕庶澄率领直鲁联军三千余人接防，这时北伐军的东路军已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于三月中旬，由杭州、嘉兴向上海挺进。直鲁联军的官兵，缺乏战斗意志，军纪败坏，听到北伐军即将到来，军心动摇。毕庶澄亦慑于北伐军的威力，正在向东路军总指挥部讲条件，接洽投诚，党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行动的时候了！决定于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实行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立即投入武装战斗。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步伐起见，经过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常委紧急会议，通过了决议，发出了下列命令：

“我上海全体市民：北伐军将到上海，我市民急当起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兹由本会全体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各界市民一致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专特飞报，仰我全体市民一体遵照执行，不得迟延，此令。”

上海总工会亦同时发布了“各业工人行动起来”行动纲领十条：如召集职工全体大会，组织宣传队，供给群众消息，组织纠察队，维持地方秩序，商店行业职工选举工会执委会，宣布罢工、罢市，并组织慰劳队等等。

周恩来同志于党中央决定后，即参与了江浙区委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了解了全上海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分布情况，武装分配情况，并根据地图了解到敌方军警数量及分布情况，又与各区区委书记见了面，具体作了战斗部署。

武装起义按规定时刻开始了。那天天气晴朗，春天的阳光灿烂，照耀着大地，每个人身上都是暖洋洋的，每个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的心都激动得要跳出来。一切工厂、商店、学校、轮船、火车和市内的一切电车、汽车、电报和电话都中断了，工厂和黄浦江轮船的汽笛声响了一阵以后，整个租界立即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和一部分店员均于一个小时前涌入华界，华界上的马路和广场都成为群众的集合地点，革命的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到处都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声。歌声此起彼落。带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已在很多马路上站岗放哨，带红十字袖章的济难会的男女救护队也出动了。反动警察大部分已蜷缩在自己窝巢内，有些据点的士兵在紧张地加强防御工事，准备战斗。租界上的帝国主义武装在租界华界交界处增强工事，加固铁丝网与沙包，建立了机枪阵地，外国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时有骑兵和装甲汽车在界路上逡巡。租界上万国商团也出勤站岗。国民党右派和军阀所雇用的流氓，侦探等，身穿各种衣履的人物都在马路上游荡，企图混入群众队伍，实行趁火打劫。

半秘密的总指挥部设于上海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职工医院内，周恩来、赵世炎两同志驻此直接指挥战斗。战斗分七个区进行，除南市区由印总主席徐梅坤指挥外，其它各区由各区区委书记指挥。虹口区没有区委，由闸北区委派了团支部书记何大同指挥。

南市战斗于下午一时半开始，法租界的工人群众和纠察队早于一时前在南市西门一带集中。工人纠察队首先攻占淞沪警察厅，没有遇到抵抗，除缴获长枪外，并缴获存储的短枪三十六支，继占领电话局，南火车站；最后围攻制造局，驻军全部投降，一区警察署及各警察派出所均先后被占领，警察被缴械。四时许残敌被全部肃清。在战斗中尚有南市保卫团与工人纠察队配合。

其它关于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和吴淞各区的战斗，除浦东、吴淞有少数军阀部队经过较激烈的战斗外，其余各区进攻目标主要是警察署所，一般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一经接触即缴械投降，所以到四时后，各区的武装战斗基本结束。激烈的战斗主要发生在闸北区，这是这次武装起义的关键地区。这里不但有军警据点二十余处，而且直鲁联军毕庶澄部三千余人，都集中北站一带，准备利用铁路从吴淞逃走。其中有直鲁联军的雇佣军白俄铁道装甲车队，铁道装甲车上且配有迫击炮。总指挥部考虑到这一点，因此闸北纠察队的配备比其它各区较强，由闸北区委郭伯和同志指挥下的主要基干工人纠察队，有商务印书馆、邮政、电气、铁路等企业的主力，并有三个学生纠察队，是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学生纠察队。整个闸北的纠察队当时掌握的武器也比较多，共有长短枪五十余支及其它土炸弹、铁的工具等。总指挥部并预定沪东、沪西的工人纠察队在本区战斗结束后调一部分主力支援闸北。

我当时名叫黄澄镜，是闸北区委成员之一，分管宣传，同时兼任国民党闸北区党部常务委员和闸北区人民代表会的主席。在起义开始后，我分工率领广大群众和徒手的纠察队并掌握少数枪枝，我当时受区委分配的任务主要是与各企业的纠察队组织联系，以便随时把徒手的纠察队员武装起来作为后备力量。当时，我总

是希望能早点看到我们的总指挥——周恩来同志。自己猜想，我们的总指挥一定是戎装贯甲、威风凛凛的人物，但没有看到。就在我们占领了第五区警察署以后，忽然有区委的交通员奉了郭伯和同志的命令通知我到半秘密的总指挥部去。我当时即将我的任务临时委托给其他同志，飞跑到总指挥部，看到一个中等身材，两腮长满黑而短的髭须，两道剑眉，目光炯炯的人和赵世炎在一起。郭伯和同志即刻把我介绍给周恩来同志说：“这是恩来同志”，并向他介绍：“这是黄澄镜，他对闸北区的情况较熟。”恩来同志即严肃而和蔼地对我说：“很好，你对闸北情况较熟，现在已打下了第五区警察署，我们要在第五区警察署建立一个前线指挥所，由你负责，带一部分人员和纠察队员，负责前方与总指挥部间的联系。”我当时又兴奋又不安，担心不能担负这一重大的任务。但是还是乐于接受了这一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周总理当时并不是戎装贯甲、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是一个多么朴素，外表极为平常的人物。身穿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我由此经常和他联系，并在他指挥下进行工作。

下午二时接到吴淞的情报：淞沪路上午有一列兵车由北站开出，载有军阀部队五百余人，拥有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开到近吴淞时，发现吴淞已经解放，遂停在吴淞站外，与北站用电话联系后，原车又开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对付。恩来同志接到这份情报后即分析：“如让这一列车开回北站，将在虬江路冲过我们的防线，而且北站增加了五百余武装，必将增加我们对北站攻击的困难。”经过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先派铁路工人纠察队在天通庵路车站南将路轨破坏，并令闸北区委郭伯和同志率领一部分较有战斗

力的闸北基干纠察队，在铁路两侧埋伏并做好掩护工事，当列车开到时必将出轨，即于两侧工事后攻击。果然于四时后，列车缓缓开来，司机发现路轨被破坏，很机警地于机车座位上跳下逃去，列车即迅速倾斜倒下，我们及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不能开展还击，即以铁棚车箱为掩护，负隅顽抗。我们即大举将列车包围，不久双方发生激战，但敌人多数人无法从车厢中出来，只有少数人从窗子口爬出，不能组成火力，有的甚至于从路轨旁铁丝网下逃至北四川路被租界上的日本兵缴械。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由东边过来，听到枪声即绕过铁路与我闸北的纠察队指挥郭伯和同志联系上，他们即留下一部分兵力在天通庵车站支援，共同包围列车上的敌人，其余的纠察队由赵容率领加强对北站的包围，天黑后，继续攻击，战斗时起时伏。为了避免黑夜盲目射击，动员大批宣传队员对敌兵进行战场喊话：“缴枪不杀！”直至天明，敌人经过一日夜的行军和战斗，没有吃饱饭，春夜寒风凛冽，敌人在冻馁交加的情况下挂起白布投降。被我全部俘虏，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即时将徒手的纠察队武装起来，由总指挥部调遣，以加强其它阵地。

在总指挥部与前线指挥所之间，还有一个敌占东方图书馆据点，驻有敌兵一个排和一个军需处，约有数十人，但东方图书馆系四层楼的钢骨水泥建筑，敌军拥有两挺轻机枪居高临下地不断射击。我闸北工人纠察队一时难以接近，也攻不下来。由于这个据点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北站之间的交通线，现场指挥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指挥部。恩来同志听了报告，即率领一些干部亲到前线察看地形后，对包围的指挥员指示说：这个地方，暂时可以围而不打，一方面进行政治喊话，促其投降，一方面为了保护交通线的通行安全，可动员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的东边马路旁，挖一条一百余米的

交通壕，以掩护我们与居民的通行。纠察队即按指示执行。经过政治喊话并投书劝降都无效果，敌最后表示愿暂时停止射击。一直到二十二日中午，敌因待援不至企图从后门逃走，被我包围之纠察队全部俘虏，在此我缴获军需品甚多。

在东方图书馆被我占领后，敌在闸北的据点，只剩下北站了。我在虬江路至北站之间，筑有三道工事，虬江路一道，宝山路北河南路口一道，还有界路中一道，工事都是用大洋松和沙包垒起的，我通过三道工事，以便逐步接近北站。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由于白俄铁道装甲车的迫击炮火和北河南路口英帝国主义的重机枪对军阀的火力支援，激烈的炮火引起了宝山路虬江路的西南发生大火，火势蔓延到宝山路东侧，从升平里、升顺里一直延烧至文孝里、义品里、联智里等地段，这一带完全陷入一片火海，敌人有乘大火冲出反攻，以将我纠察队驱逐之势，周总指挥发现这一情况后，即时下决心一面组织群众救火，一面组织力量准备反击。恩来同志不顾炮火连天，狂焰蔓延，亲自带领干部和群众首先将大火扑灭，并安排群众帮助居民抢救私人衣物，将受灾难民妥善安排在附近小菜场内。同时及时指挥我纠察队的突击力量，向出击之敌反攻，把敌人赶回北站，战斗相当激烈，三道工事，失而复得者几次，最后终于将敌驱回北站内，敌突围的打算遂告失败。在残敌窜回工事后，于夜晚赶修我被破坏的工事，老百姓自动纷纷献出修工事的材料，如木板、沙包、家具之类的东西，恩来同志率领一部分人亲自带头搬运修工事的材料，第二天在我们修工事的时候，忽然白俄发射一枚迫击炮弹落在我工事前，我和恩来同志一道伏在工事后被溅了一身泥灰，恩来同志毫不介意地掸拍身上的泥灰，仍继续帮助做工事，好象没有经过炮击似的。有些纠察队员为了关心他的安全，

劝他早些离开最前线。他们对他说：“你是总指挥，责任很重大，跑到最前线来是不适宜的。”他笑着说：“你们不是都在最前线吗？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到最前线来？危险怕什么！”

在敌人利用大火烧房子进行反攻的时候，靠近前方的群众中，混有一部分敌探、工贼乘机造谣，恐吓群众说：“前方的纠察队被敌人打死很多，象我侬没有什么武器的纠察队，怎么能打过正规军队，看起来工人纠察队武装起义怕又要失败”等谣言，造成前后方恐怖的气氛，影响了前线纠察队的士气。恩来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亲自到第五区警署对我说：敌人的走狗、敌探、工贼混在我们群众队伍内造谣散布失败气氛，对我们前方战斗是很有影响的，我们要组织力量将这些人中最坏的、民愤很大的，及时清查出来，对罪行严重的要处理一些。要我临时负责战场上的锄奸工作。我即奉命执行。通过各个企业组织的领导人，分头派人清查：凡是敌探、工贼而又在后方进行造谣活动的人都加以揭发，一下子揭发了数十人。我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对其中平时民愤很大的坏人，处理了十几个。当时由于我对这一工作，没有经验，表现出急躁情绪。恩来同志曾对我提出了意见，要我特别在紧张的时候，要保持沉着的态度，我对他给我的教育至今不忘。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北伐军东路军已到达新龙华，南站到新龙华的火车已经工人修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派交际处长赵子敬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新龙华去慰问北伐军。当时北伐军的东路军总指挥部，正在白崇禧的主持下，开军事会议。赵子敬在会议上报告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上海华界的敌据点，已经基本上解决，现在只有北站还未攻下，工人纠察队正在围攻，如果北伐军出动，即可即时解放。”当时出席军事会议的国民党

右派头子吴稚辉在会上发言说：“我们北伐军绝不支援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的军队消灭了工人纠察队再进上海。”赵子敬回来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表示非常气愤，国民党右派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阴谋，已昭然若揭。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残余部队。大部分干部听到后，都为之振奋。周总指挥这时已获得北站内部情报，了解到毕庶澄接洽投降未成，已换了便服逃进租界，白俄雇佣军已纷纷潜逃至租界，放弃了铁道装甲车，下级官兵均无战斗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即时召集干部开会，将战斗部队重新整理一下，将所有缴获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决定了下午五时后实行总攻击，由于敌人失去了指挥，无心恋战，我们于黄昏前打进了北站，敌官兵两千余名全部投降，第三次武装起义遂胜利结束。这次战斗自开始至胜利，经过了三十个小时的艰苦激烈的战斗，缴获了长短枪近四千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花机关①百余挺，我们工人纠察队近四千人全部武装起来了。我们只伤亡了二百余人。我们以百余枝破烂枪枝把群众组织起来，靠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周总指挥的正确指挥，工人阶级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战斗，取得了最后胜利。在这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中，我们没有后勤供应，就是饿着肚子扎紧了裤带战斗的。在二十二日中午，有各企业的工人群众，普遍熬了稀粥，用木桶送到前方慰劳。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五区警察署，我们也装了一碗稀粥给他，他谢绝了说：“我不饿，将这些稀粥送给在前方战斗的纠察队员吧！”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对待战士的，我们深为感动。

① 即机关枪。

黄昏后，硝烟迷漫笼罩了北站。一个北伐军的青年军官，因听了当时吴稚辉的反动言论，非常激怒，当场表示：“你们不进军北站，我单独进军，配合工人纠察队。”这时乘了火车经过麦根路车站徐徐开进北站。那时北站已无敌军，北伐军在上海北站与工人纠察队会师了。大家情绪激昂，欢声雷动，高呼口号。胜利的歌声震动了北站。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仍旧留在闸北，主要把力量放在整编和训练工人纠察队方面，不断地找纠察队的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教育，很多工人从谈话中学到不少东西。

在这段期间内，闸北驻军调换了三次，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岳部，以后调来的是第二师刘峙部，不久即被调走，很快就调来了二十六军周凤岐部，是收编的军阀孙传芳的残部，我和赵子敬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派，担任对二十六军做工作。这个军的党代表是赵舒，比较进步，我们通过赵舒做周凤岐的工作，接触过几次，向他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要他同工人纠察队结成友谊，但没有什么效果。蒋介石到了上海以后，勾结买办资产阶级并通过他们同帝国主义谈判已经达成谅解，他决心反共和投降帝国主义，为了向他的主子表示忠诚，首先考虑的是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问题。他一方面对工人进行麻痹，派人敲锣打鼓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另一方面，纠合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要他们在帝国主义掩护下，以租界为根据地训练大批流氓武装，准备利用他们来向工人纠察队挑衅，最后要他们在部分反动的北伐军协助下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四月六日，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与汪精卫公开联合发表国共

继续合作的宣言，党内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潮泛滥起来了，在工人群众中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蒋介石的阴谋，丧失了警惕。就在四月十二日夜零时以后，忽然枪声大作，蒋介石所组织的武装流氓，分批从租界上冲入华界，每个流氓都带有白布黑字的袖套，携带武器，在部分反动的北伐军的配合下，向各区工人纠察队部发动了进攻，工人纠察队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又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受到突然袭击，来不及组织有力的抵抗。尽管各区纠察队被迫抵抗，终以缺乏战斗经验，经过一番战斗，都纷纷被缴械，有的且受到伤亡。在闸北，也同样遇到突然袭击，首先，流氓进攻总工会会所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湖州会馆，开始时，曾经组织了抵抗，战斗较为激烈，二十六军第二师的部队在一旁观战，佯作不明真相，以后看到战斗较激烈，第二师的军官即率领士兵向双方宣布说：“你们都同是工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为什么要动武，我们提议你们双方将武器都交我们保管，你们进行谈判。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劝告，我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我们就要武装干涉。”流氓武装当时纷纷将武器交给第二师，有少数人故意抵抗，还被第二师士兵捆起来，在这样情况下，工人纠察队遂上当受骗，纷纷交出了武器，第二师的官兵，还装着友好的样子，组织徒手的工人纠察队员和他们一齐游行，以示无他，于是湖州会馆遂被占领。以后各地凡驻有工人纠察队的都先后被迫缴了枪。并派人继续大肆搜索，我们从敌人军阀手中夺来的武器，拱手送给了新军阀。同时，周恩来同志也被他们以第二师师长的名义请去，警卫人员的武装也被他们在途中解除了。在黎明前，我仍然率领少数纠察队员去保护我领导的机关(宝山路五号)中进行抵抗时，忽然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的电话说：“恩来同志被第二师借